

皇清經解

皇

情

往

鮮

皇清經解卷六百三十四

周禮漢讀考目錄

卷一

天官冢宰第一 周禮 鄭氏注

天官冢宰下 周禮 鄭氏注

卷二

地官司徒第二 周禮 鄭氏注

地官司徒下 周禮 鄭氏注

卷三

春官宗伯第三 周禮 鄭氏注

春官宗伯下 周禮 鄭氏注

卷四

夏官司馬第四 周禮 鄭氏注

夏官司馬下 周禮 鄭氏注

卷五

秋官司寇第五 周禮 鄭氏注

秋官司寇下 周禮 鄭氏注

卷六

冬官考工記弟六 周禮 鄭氏注

冬官考工記下 周禮 鄭氏注

皇清經解卷六百三十四

學海堂

周禮漢讀考序

金壇段大令

玉裁著

漢人作注於字發疑正讀其例有三一曰讀如讀若二曰讀爲讀曰三曰當爲讀如讀若者擬其音也古無反語故爲比方之詞讀爲讀曰者易其字也易之以音相近之字故爲變化之詞比方主乎同音同而義可推也變化主乎異字異而義憭然也比方主乎音變化主乎義比方不易字故下文仍舉經之本字變化字已易故下文輒舉所易之字注經必兼茲二者故有讀如有讀爲字書不言變化故有讀如無讀爲有言讀如某讀爲某而某仍本字者如以別其音爲以別其義當爲者定爲字之誤聲之誤而改其字也爲救正之詞形近而譌謂之字之誤聲

近而譌謂之聲之誤字誤聲誤而正之皆謂之當爲凡言讀爲者不以爲誤凡言當爲者直斥其誤三者分而漢注可讀而經可讀三者皆以音爲用六書之形聲假借轉注於是焉在漢之音非今之四聲二百六韻也則非通乎虞夏商周漢之音不能窮其條理玉裁昔年讀詩及羣經確知古音分十有七部又得其聯合次第自然之故成六書音均表質諸天下今考漢儒注詩禮及他經及國語史記漢書淮南鴻烈呂覽諸書凡言讀如讀爲當爲者其音大致與十七部之云相合因又自喜述漢讀考詒同志先成周禮六卷鄭君序曰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如合符復析謂杜衛賈馬二鄭之能事也又曰猶有差錯同事相違則就其原文字之聲類考訓詁詰祕逸

謂已補正之功也訓詁必就其原文而後不以字妨經必就其
字之聲類而後不以經妨字不以字妨經不以經妨字而後經
明經明而後聖人之道明點畫謂之文文滋謂之字音讀謂之
名名之分別部居謂之聲類周時大司徒鄉大夫保氏所教外
史所達大行人所諭聽者漢四百年間僚然衆著魏李登以成
書沿至陸法言等八人猶能知其厓略夫不習聲類欲言六書
治經難矣乾隆癸丑十月自金壇避構茆齋居蘇州之期歲也

金

皇清經解卷六百三十四

學海堂

周禮漢讀考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天官序官胥十有二人注胥讀爲今本作如謂謂其有才知爲什長說文言部曰謂知也知同智凡易其本字曰讀爲凡言爲者皆主謂變化此讀爲各本作讀如誤也夫行人注胥讀爲謂象諧謂象之有才知者也可據以正此矣小雅君子樂胥箋胥有才知之名也不言讀爲謂者省文

大宰三曰官聟以會官治注鄭司農云聟讀爲連古書連作聛漢以後連貫字皆用連不用聟故司農以今字易古字而又明之曰周秦古書連貫字皆用聟許叔重曰聟連也耳連於頬絲連不絕故從耳從絲○又按此古書二字與凡言故書

者不同

八曰匪頒之式注鄭司農云匪分也頒讀爲班布之班謂班賜也

大頒大首兒詩曰有頒其首司農謂非其義故易爲分瑞玉之班頒古音讀如汾在十三部班古音在十四部合音最近古相假借若讀爲分或讀爲斂則同部假借

二曰嬪貢注嬪故書作賓鄭司農云賓貢皮帛之屬今謂嬪貢絲枲

周禮以出於山巖厓壁入於祕府者爲故書然則鄭君時所傳爲今書也今書往往與故書不同如今作嬪故作賓是也就故書中亦復互異今書亦然蓋說者旣殊而轉寫乖異矣

鄭君所見故書非真祕府所藏也亦轉寫之本目爲祕府本耳鄭君擇善而從絕無偏執故司農從故書作賓已從今書作嬪於此可見其例也故賓今嬪此卽賓讀爲嬪大約古字多用假借

八曰旃貢注鄭司農云旃貢羽旄今本作毛誤旄者旄牛尾也名謂旃讀如固游之游燕好珠璣琅玕也

按此讀如賈疏作讀爲是游本訓旌旗之流其字省作旃固游與旌旗之流義不同故雖同字而曰讀爲易其義也固游見天官序官地官囿人注固游囿之離宮小苑觀處也燕好珠璣琅玕皆游觀之物六曰主以利得民注糸謂利讀如上思利民之利

案注經之例凡言讀如者擬其音凡言讀爲者易其字此皆不用其本字如祝讀如注聯讀爲連是也凡有言讀如讀爲而仍用本字者如利讀如上思利民之利旂讀爲囿旂之旂此益一字有數音數義利民之利音與財利別囿旂之旂義與旗旂別故云讀如讀爲以別之也利民與財利別者如公羊之伐

又案漢人注經必兼讀如讀爲二者有讀爲而後經可通也說文解字之例有讀如無讀爲祇釋其本字不必易字也又讀如之下必用他字而不用本字蓋字書之體一字而包數音數義不爲分別之詞偶有一二可疑者如穀下云讀若虞書穀三苗此竄三苗之誤穀下云讀若春麥爲穀之穀此春

麥爲彙之彙之誤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注杜子春云官當皆爲官爭謂宮刑在王宮中者

按此鄭君不從子春易字也凡易字之例於其音之同部或相近而易之曰讀爲其音無關涉而改易字之誤則曰當爲或音可相關義絕無關者定爲聲之誤則亦曰當爲

六曰斂弛之聯事注杜子春弛讀爲施爭謂荒政弛力役

此鄭君不從杜易字也又按經文劉昌宗本作施蓋杜易施爲弛而鄭發明其義今本恐是依注改經作弛復依經改注作弛讀爲施耳

一曰聽政役以比居注政謂賦也凡其字或作正或作征以多

言宜從征如孟子交征利云

此鄭君著審定之例

四曰聽稱責以傳別注鄭司農云傳傳著約束於文書別別爲兩兩家各得一也傳別故書作傳辨鄭大夫讀爲符別杜子春讀爲傳別乎謂傳別謂爲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

故書作傳大夫讀爲符故書作辨子春大夫皆讀爲別司農從別不從符作傳別鄭君字從司農而義則有異故又自出其說也辨別二字古多通用如月令章句引別名記卽白虎通之辨名記竊謂此當從故書作辨而以辨讀爲別列於注不當易經文從杜鄭謂辨別義與音本皆同也其義各殊審知聲之誤者徑從杜鄭改經則可矣

六曰廉辨注杜子春云廉辨或爲廉端

或爲者志其本之異也子春乃劉歆弟子而所見之本已有
乖異不同之處古人於不同必謹志之者存之以待後賢論
定也

七事者注七事故書爲小事杜子春云當爲七事書亦或爲七

事或字
今補

此杜改定字誤

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裸將之事注又從大宰助王也將送也
裸送送裸贊王酌鬱鬯以爵尸謂之裸

按云從大宰助王者謂大宰祀五帝之日贊玉幣爵之事是
大宰助王而小宰又從大宰助王也謂祀五帝也云贊王酌

鬱鬯以爵尸者惟人道宗廟有灌天地大神至尊不裸大宰享先王不云贊裸將然則小宰於享先王自助王不同祀五帝從大宰助王故注別之云贊王也經文只一贊字而注分別之如此然則凡祭祀三字統五帝大神祇先王而言也岳氏九經三傳沿革例云玉字當作王字與大宰贊玉幣爵不同大宰贊玉幣爵上文有贊王牲事則玉幣爵不必再言王小宰職卑不獲贊牲事但贊幣爵之事且此上文未有王字故言王幣爵注所謂從大宰助王其義甚明岳氏此語似是而非惟此玉幣爵卽太宰之祀五帝王玉幣爵故注云又從大宰助王疏云贊此三者唐石經及越注疏建大字本作王幣爵非也經之例或言王或省毋庸拘泥

宮伯以時頒其衣裘注頒讀爲班班布也

見大宰

庖人賓客之禽獻注獻古文爲獸杜子春云當爲獻

按此字之誤也故曰當爲

夏宜腒鱠膏臊

按說文鱠作脯魚部云鰥魚臭也引周禮膳膏鰥而肉部云
臊豕膏臭也然則周禮作膏臊臊非魚膏明矣魚部鰥下當
云讀如周禮膳膏臊

內饔豕盲眠而交睫腥注交睫腥腥當爲星聲之誤也肉有如
米者似星似星當作日星杜子春云盲眠當爲望視

按注舉交睫腥三字者以此腥別於上文腥臊膻香之腥也